



Julien Gracq
Un balcon en forêt

林中阳台

[法] 朱利安·格拉克 著
杨剑 译

作家出版社

Julien Gracq
Un balcon en forêt

林中阳台

[法] 朱利安·格拉克 著
杨剑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4-27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中阳台 / (法)朱利安·格拉克著; 杨剑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063-7829-1

I. ①林… II. ①朱…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0031号

UN BALCON EN FORÊT

By Julien Gracq

Copyright © Librairie José Corti, 1958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 LIBRAIRIE JOSÉ CORTI 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林中阳台

作者: [法]朱利安·格拉克

译者: 杨剑

出版统筹: 文建

责任编辑: 赵超

装帧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 × 185

字数: 170千

印张: 7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29-1

定价: 3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哎！哎！森林的看守人
你们这些睡眠的保护人
至少要守卫到曙光初露的清晨

——瓦格纳《帕西法尔》

自从格朗热准尉乘坐的那列火车驰过夏尔维尔城郊及其烟雾弥漫的地区之后，他觉得这个丑恶的世界正在渐渐消逝：他意识到往后再也看不到一所房子了。火车沿着水流缓慢的河岸向前奔驰着，先是钻进覆盖着凤尾草和荆豆的坡度不大的山崖之间，之后，每逢河流拐弯、河谷深陷的地方，火车与铁轨相互碰撞的哐当声就被悬崖弹回来，在四周的一片寂静中，这声音便越发显得震耳欲聋；当他把脑袋探出车门时，秋末傍晚业已变得阴冷彻骨的寒风刺得他面颊发痛。铁路的走势随着河道的变化不断地从这一边换到那一边，当它从那些只用一排钢架建造的桥上穿过默兹河^①以后，便进入一处曲折的山口，不时地从一个个隧道中钻进又钻出。当山谷重新出

① 默兹河：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边境上的一条大河，全长960公里。——译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现时，山坡上的欧洲山杨林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因而山谷也被辉映得流光溢彩，耀眼夺目。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夹在两道森林帘幕之间的狭长山谷就变得更加幽深，而默兹河的水面也就显得更加阴暗，河水也似乎流淌得更加缓慢，宛如在腐叶铺成的河床上徐徐地流动着。这列火车是在空车运行，在这凉爽的十月的夜晚，它似乎是驶往荒僻的地区，它从一处处先是异常鲜明的青黛色、到午后又被金黄色渐渐吞噬的山坡之间狂奔疾驰，仿佛这才是它唯一的乐趣。沿河林木丛生，只有一片像英国草坪似的青翠、狭长的带状草地与之相接，并向远方伸展出去。“这是一列开往阿纳姆领地的火车，”格朗热准尉思忖着。他是爱德加·坡^①的一位狂热的读者。此刻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把脑袋仰靠在用粗哗叽呢套着的软椅隆起的部位上，举目朝天，紧紧地追踪着他上方那些傲视夕阳的山崖的顶端，这一座座山崖轮廓鲜明，金光灿灿，上面林木丛生，杂沓一片。在那些纷纷涌入眼帘的狭谷景致一一隐退的瞬间，远方一片片葱茏的林木也随之在青灰色的雪茄烟雾的后面旋即消失。在他的眼下，这片隐藏在茂密的、树身布满疙瘩的森林下的土地，呈现出连绵不断的波纹状，犹如黑人卷曲的头发那样浑然天成。然而，它的丑陋之处也不会被人完全疏漏：火车不时地在一些污渍斑斑的小站上停下来，那些小站就像烙上了铁矿石的颜色那样，乌黑不堪，它们是由石块垒成的，夹在河流和悬崖之间；一些

① 爱德加·坡（1809—1849）：美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其艺术风格对20世纪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颇深。

身穿黄褐色军服的士兵，紧靠在光泽已经褪了的青色防弹玻璃窗边，或是跨坐在邮局的那些四轮运货马车上，一个个都待在那里似睡非睡地打着盹儿。接着，那苍翠的山谷倏忽间便变得斑斑驳驳，就像得了癣病似的，因为这时火车正在穿过一些在赭石上开凿而成的阴郁凄凉的黄色陋屋，这些屋子的震动仿佛把石膏采石场的粉末都抖落到周围那块绿色的原野上。因此，当格朗热那沮丧的目光重又投射到默兹河上时，他已能看清这儿那儿用砖块和混凝土刚刚建成的一些小型掩蔽所，工程极其粗劣；在陡峭的河岸边，围着一些带铁蒺藜的铁丝网，河水上涨时已将一些腐草落叶悬挂在铁丝网上。在这里，甚至连最初的炮声尚未打响时，铁锈、战争的痛苦、被毁坏的土地的气息，以及被抛弃了的荒地，就已经将这块还未遭到蹂躏的地区——林木丛生的狭长地带，蒙上了奇耻大辱。

当格朗热在莫里亚梅车站下车时，那座巍峨挺拔的悬崖的阴影已将这个小城完全吞没了。天气突然冷了起来，迎面响起了一声汽笛的吼叫声，那气流唰的一下子，将一块潮湿的破布贴到了他的肩头上。不过，那是工厂的汽笛声，它只是将一些从北非来的凄惨的牛羊群驱赶到小广场上去。他回忆起了先前休假期间的情景，夜晚，他有时候会把耳朵竖起来，谛听着市镇上那台气泵所发出的鸣叫声：那声音响一下，是表示炉灶开始生火；响两下，则意味着村庄里发生了火灾；响三下，那就是告诉人们，远方的某个农场里起火了。交叉道口附近那些神色不安的行人们，在听到第三声响起时就会松下一口气。“在这儿，也许这些响声的含意正好相反，”他在

心里琢磨着，“叫一声，表示平安无事；叫三声，是警告人们有炮弹轰炸。问题是要能分辨得出来。”但是，在这次的战争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点儿反常。车站里的那位公务员也是团里的一名文职人员，他给格朗热指了指路。格朗热现在正不紧不慢地走进一条通往默兹河的灰暗的穷街陋巷之中；十月里的黄昏降临得很快，这条街刹那间便空无一人，在街上行走的市民们骤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到处可以见到一些门面黄乎乎的屋子，从里面传出了士兵们所发出的乱糟糟的响声：头盔和饭盒的叮当声，以及打上钉子的鞋底踏在方砖地上的碰击声。格朗热心里想道：“要是将眼睛闭上片刻，仅凭两只耳朵，就可以听出百年战争^①时期使用过的盔甲的声音，至今仍在现代军队中叮叮当地鸣响着。”

团部指挥所设在默兹河畔一座用磨石粗砂岩建造的楼阁里，那是市郊的一座房屋，样子很整脚，由一道栅栏和一个花坛与河堤隔开。花坛里空空如也，上面已被军人们的脚步踩得板板的，有几辆摩托车斜靠在一株丁香树的光秃秃的树干上。由于这个人数众多而又十分繁忙的场所异常窄小，因此部队在这里只扎营了两个月，就已经把屋子里的地板刮去了一层，那些踏脚板以及走廊上高达一人的墙壁已经遭到了彻底的损坏。格朗热在一间灰尘弥漫的房间里久久地等待着，房间的百叶窗半开着，一台打字机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嗒嗒地响着。正在工作的那位文书，间或连头也不抬一抬便将烟

^① 百年战争：英、法王室之间为争夺领土而爆发的一场大战，从1337年至1453年，战争持续了一百多年，故而史称“百年战争”。

蒂掐灭在放着图样的桌子的边角上。在这座楼阁里，大概还住着一位铸造工程师。在微微开着的百叶窗的后面，一道由树木构成的屏障紧挨着窗户，看起来，它的上端已贴近了屋顶；默兹河的上空以及它那炉砗状的堤岸一带，此时天色灰暗，阴气沉沉；街道上时而响起的孩子们的叫喊声，在这沉闷的战争气氛中显得软弱无力，犹如兔子的叫声那样微不足道。当格朗热的鞋跟在上校那间依然十分明亮的办公室里碰得砰砰作响的时候，上校那深蓝色的目光狠狠地盯了他一下。上校的嘴巴边缘胡须丛生，就像硬毛刷子似的，所以只见嘴巴而不见嘴唇。这位上校和赫尔穆斯^①倒很相像。从他的目光中，人们可以看到一种骤然爆发的强烈的生命冲动，但他的双眼在顷刻之间却蒙上了一层阴翳，重又在沉重的眼皮的逼压下合拢起来。这是一种疲惫不堪的表情，但却完全是一种凝聚着精力而又蕴含着谋略的倦态：从这种鹰隼似的、伪装的、静止不动的姿态后面，人们可以感觉到他那随时准备扑击的利爪。

当格朗热把他从兵营带来的命令交给上校时，他审查了一下这次行军的时间安排。他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揉着面前的几页纸。格朗热意识到这几页纸与自己有关：在部队的机要部门，肯定也会有这样的一份材料。

“我派您到上法里兹要塞去，”沉默了片刻之后，上校以一种军事人员惯用的不带感情的语调说；不过，从他的话语中却泄露出了

^① 赫尔穆斯（1800—1891）：德国的一名将军，1906—1914年任德军总参谋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因指挥马恩河战役遭到失败而被解职。

某种秘不可宣的意图，因为他的双眸倏忽间很不自然地变小了，“您明天早晨和维涅上尉一道上去。今天您去机械连领取给养。”

格朗热并不满意在机械连里用晚餐。这场战争正在悄悄地转向死亡之点，自参战之后，他对任何一项可能会遇到的苦差事，都没有产生厌恶的念头。但是，他并不投入进去，每一次他都可以凭本能去做，他始终保持着平稳的心态，向后退缩。他在食堂里将那辆开往法里兹的小卡车装好之后，就到下街的一家简陋的、百叶窗已经关闭的工人咖啡馆里，去吃了一些火腿煎鸡蛋；然后，他就从一些早已无行人行走、但却响起了巡逻队脚步声的街道，返回到自己的住所。

他的房间就是一间颇为狭小的顶楼，窗户朝默兹河开着。在那张铁床对面的角落里，放着一个腿脚长短不等的五斗橱，橱面上铺了一层陈旧的报纸，报纸上堆放着一些干涸了的水果。这些酸苹果所散发出来的气味，甜腻腻的，经久不息，非常难闻，使人感到反胃欲吐。于是，格朗热便把窗户开得大大的，尔后就坐在一只行李箱子上，他的酒意已经完全消失了。床单和盖被不断地散发出浓烈的烂苹果的气味，就像从一台陈旧的压榨机里压出来似的。格朗热把床拉到敞开着窗户边。烛光随着河面上缓缓拂动的气流而摇曳不定，从屋顶的椽子之间可以看到默兹河的水面就像是厚重的油页岩石板层，它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泽，宛若酒渣的颜色。他脱下了衣服，情绪极其低沉：这个有铸造厂的小镇，那些像煤炭一样乌黑的小街，这位上校，这些烂苹果，一切的一切，都使他在和这儿的营地初次接触时就产生了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一座要塞，那会

是个什么样子呢？”他在思索着。他从遥远的记忆里搜索着有关战场上的防御工事的使用规则：不行，显然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这很可能涉及军事法庭的法规，不允许说出来。他发现，军事法庭这个词儿含有某种令人不安的成分，它使人联想到监狱和暴力，事实上它本身也是一座牢狱。待到格朗热把蜡烛吹灭之后，眼下的一切情景就全都变了样。他侧身躺在床上，目光远眺着默兹河。一轮明月高高地升起在陡崖峭壁的上空，耳畔所响起的，只有河水轻轻流过已被淹没的坝顶时所发出的异常平静的潺潺声，以及栖息在离对岸很近的树林里的鸮的鸣叫声。这座小城全都已沉浸在夜间的雾霭之中，岸边高大的林木的清香静悄悄地在烟雾中四处飘荡，使这座小城沐浴在它的清香之中，就连工厂区的小街陋巷也浸润着它的香气。此刻已完全是一派夜色深沉、星光灿烂的景象，城市的四周却是一片无际无涯、浩瀚苍茫的林海。格朗热下午的那阵狂喜的心情即刻又油然而生。他想到，他生命的另一半时光将要由他自己来支配了，在作战的时候，夜间也是不得安稳的。

“在这明丽的月光下……”他陷入了沉思。他在模模糊糊地想象着驻扎在满是野兽和种种不可思议之物的森林里的情景，还有星光下那一条条白晃晃的狭窄的小道，它们在枝叶繁茂的苹果树边那些黑幽幽的水坑之间，绕来盘去。他渐渐地进入了梦乡，手臂从床上垂了下来，好像是躺在默兹河的水面上，又仿佛是睡在一条小船的边板上：明天已是非常遥远的事了。

格朗热他们刚一驶过莫里亚梅的最后几座房屋时，柏油路面就中断了，于是车子便开进了那些蜿蜒曲折的小道。路面上所铺的碎石仿佛是全被犁翻过似的，碎石很小，犹如撒哈拉沙漠上细小的砾石，这些小道的路边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护坡堤，就像是一条流石河似的穿行在两边矮树林的墙垣之间。

车子不断地颠颠簸簸，格朗热查看了一下地图：他们已开进了林中的一条羊肠小道。每当车子开到一个U字形的拐弯处，那儿的河谷就深深地凹陷下去；笼罩在那条干涸了的河流上方的雾流，悄无声息地向下游移动着，此时在车子卷起的空气旋涡的冲击下，它流得越来越快，就像浴盆里的水正在流空似的。

明朗的早晨，阳光灿烂，空气清新而又凉爽。但是却听不到林中鸟儿的鸣叫声，格朗热为这种沉寂而感到异常的惊讶。他抓住车子的侧栏，不时地半转过身来瞧瞧上尉，有时在拐弯儿的地方又站起来俯视着河谷的深处。他一到这里就像爬到车窗边的孩子似的，任何一个最佳的景点都使他心醉神迷，狂喜不已，甚至有点儿举止失措。在他们的那辆小卡车里，放了两袋子饼干、一大块用黄麻布裹着的肉、一支机关枪的三脚支架，以及几捆带刺的铁丝。

“我们到达埃克拉特里时稍停一下，因为您是第一次上山，”维涅上尉微笑着说道，“在那里瞧一瞧是很值得的。”

由于道路是向山坡上伸展，因此人们便在路边的斜坡上建造了一个小土台，上面还配备了两张椅子。从那里，目光就可一直看到对面山坡的顶端，因为那道山峰稍稍低一些。放眼望去，那茫茫的

森林绵延不绝地伸向天的尽头，林木高高低低，杂沓丛生，犹如狼身上的皮毛一样参差不齐，整个的林海就像是暴风雨的天空那般，气势雄伟而深远。山脚下便是间或陷在深谷处的一段段狭窄而又无力的默兹河流，莫里亚梅城就缩在那大海螺壳似的森林的低峰区，犹如蚁群麇集在漏斗形的洼地的底部。这座小城由三条路面凸起的街道组成，街道是按照数条等高线的形状而建成，沿着弯曲成弓形的默兹河道盘来绕去，看上去层层叠叠，就像是伸展在河面上似的。在那条地势最低的街道与河流之间，有一片房屋已被炸毁，只剩下了一块方形的空地，在斜阳下，被那犹如日晷仪上挺直细长的尖针似的光线划上了一道道线。这块空地便是教堂的广场。由于这个地区到处都是广阔无边的浓荫和融成一体空无一物的草原，因此它的总体景致便一目了然，画面清晰可见，在军事上易于发现情况，几乎是大地测量学上少见的美景。格朗热思忖着：这些东部地区真是天然的战略要地。先前，他只是在地形错综复杂的西部地带作过战，那里的树形甚至压根儿就不是球形的，也不完全是画笔形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交战，可以说是非常正大光明的。”格朗热很有礼貌地说道，因为那位上尉是一位获得证书的军官。

上尉神情沮丧地摇晃了一下他的烟斗。

“战线长达30公里，而这条河流却有60公里长，”他突然颇为激动地说着，“我把它叫作吞噬一切的战线。”

格朗热感到自己十分浅薄，真像一个毛头小伙。类似这种不让

说的禁忌，他在参谋部的食堂里可能说过，可能早已碰过壁。他俩一言不发地重又登上了车。

小卡车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山径上异常缓慢地行驶着。当它绕来绕去走到这条曲折小径的尽头，一登上高原时，就立即转入了一条似乎是从矮树林穿越的一眼望不到头的笔直道路。林中的树木粗而不高，都是一些桦树、矮山毛榉、栲树，小橡树则是最多的一种。这些树木枝杈繁多，弯弯扭扭，就像梨树似的。但是，这些树木看起来根却扎得很深，生命力极强，浓密的森林里没有出现一条裂缝，也见不到一处林中空地。从默兹河狭窄幽深的河道两岸，可感到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被短而粗的林木覆盖着，由于这些林木吸收养料的能力特别强，因而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连用斧头也难以砍得断，那种在丛林中开辟道路时砍荆棘用的大砍刀也无能为力。时时都可见到一条狭长的小径穿过树林，似乎是野兽出没时踏出来的足迹。林中异常的静谧。但是，他们仍在担心着可能会在这里面遇到什么。有时候，他们自以为在远处那长长的浓荫掩映下的河堤上看到了一个人站在那里，但走近一看，却是一株树皮漆黑的小枫树，它的树身粗壮，但枝上的叶子却是稀稀落落的。看来那条在林中开出来的小路，似乎大致上是顺着这座高原屋脊的走势向前伸展着，因为途中到处都听不到小溪潺潺的流水声，不过，在经过低洼地段的树林时，格朗热却有两三次在路边看到了一些不显眼的石头凹槽，里面有一条纤细清冽的水流在一滴一滴地淌着水，这使此地那种恍若神话般的森林显得更加宁静。格朗热心里琢磨着：要

把我带到哪儿去呢？他计算了一下，从默兹河出发行驶到这里，大概已足足有12公里的路程，比利时离这儿可能不会太远了。不过此时他仍沉浸在一种朦胧的快意之中，他的思绪在翻滚起伏：他只希望在这静悄悄的清晨，在这些散发出野猪窝的气息和蘑菇清香的潮湿的丛林间，永远不停地向前行驶着。车子在到达某处转弯的地方时，先是放慢了速度，然后就用尽了一切力气吱吱嘎嘎地奔跑着，向左拐弯穿过林间一片杂草丛生的缺口处，然后便进入了枝繁叶茂的密林之中。格朗热猜想，密林中可能会有一所房屋。果然，那座屋子的奇特的轮廓顿时便映入了他的眼帘。这座房屋类似于瑞士山区萨瓦人的木屋，隐藏在繁枝密叶之中，外观很不齐整，就像是降落在这些荒僻丛林中的一块陨石。

“您已到了您的家了。”维涅上尉对他说道。

上法里兹地区的这座要塞乃是建立在密林深处的一座碉堡，用以阻止从比利时阿登山区干道线上下来的装甲车开往默兹河战线。这座碉堡很矮，是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只有从背面一道坚固的门才可以进去。它的后面还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从一片紧靠着碉堡、并有一道带刺的铁丝网紧紧围着的种植园中穿过。那个种植园看起来就像是一块正方形的菜地。里面被弄得乌七八糟，杂乱不堪，满眼一片浅浅的橄榄绿，散发出一股霉烂的臭味。林下的灌木丛中，阵阵热浪迎面扑来。从那儿滋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疙疙瘩瘩、奇形怪状的菌类植物，在潮湿的、乌迹斑斑的木板上腐烂淌水，仿

佛那些木板上成天铺着一块湿漉漉的呢绒毯子。碉堡的前壁上有两个射击孔，较小的那个孔是供机枪用的；那个略为大一点的孔，则是供反坦克炮用的。在这个庞大而低矮的碉堡顶上，有一座坚固结实的小屋子，它就像是建立在一座极其窄小的石基上似的。通过一架可从洞眼采光的铁梯子，就能从侧面爬进屋子里去。那架铁梯就像是美国人住宅里的防火安全门一样，这座屋子就是这个工事里的战士们的小小的栖身之所。因此它的形貌极其不雅观，犹如矿区工人们居住的不成样子的宿舍，或者说就像道口看守人员安身的简陋的小屋。冬季，林下灌木丛中的湿气腐蚀着这低劣的房子，它使墙壁上涂抹的灰泥脱落下来，并恣意将那些铁窗户和那架铁梯子的梯阶腐蚀成焦黑色，一条条长长的锈迹一直下延到钢筋混凝土的地面上。屋檐下，在窗户和临近的树枝之间拉起来的绳子上，挂着一些晾晒的衣服和帐篷。与碉堡紧紧相连的是一个由刚刚镀过锌的铁栅栏围成的鸡棚，还有一个用木板搭成的粗陋的兔棚。在这块四周由带刺的铁丝网围成的方形地面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罐头盒子与发了霉的半球形面包，这很可能是从窗口扔下去的。这一边是那种形似史前的石墓，另一边却是那种贫穷不堪的市郊里的破旧农舍。这两者的怪诞的组合，使人恍若置身于在森林里生活的波希米亚人的旧货铺子里一样，令人不可思议，使人难以想象眼下的情景是真实的。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出来的吵闹不堪的低级音乐，犹如从铁肺里喷出来的，像林涛怒吼似的喧嚣不堪：大伙儿走进一家家小酒馆，在地板上跳着纵情狂欢……当那辆小卡车鸣叫着开进来时，这声音

骤然而止。

绝不是这样的，格朗热心中思量着，这次战争所呈现的景象，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世人对此惊诧不已。这时，碉堡里的人一边扣着腰带，一边一个接一个地从梯子上走下来，那些上了铁掌的鞋底在梯子上碰得砰砰作响——他们的动作非常笨拙，一个个就像伫立在茅屋门边的柏柏尔部族^①的人那样，以一种审慎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刚才谈论过的这位准尉。

格朗热长久地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之中，待到明丽的曙光已照得所有的玻璃窗都闪闪发光时，这种精神状态又促使他重新躺到了营地的床上。他自童年以来，压根儿就没有产生过这样一种异常甜蜜的感觉：他此刻是完全自由的，在丛林深处这间像外祖母居住的小屋子里，他是自己命运之舟的主宰。从门的后面传来一阵阵搬动物件的乱哄哄的声音，但听起来并不显得那么惊慌失措，犹如一座农场在清晨刚刚苏醒过来似的，这种气氛更增加了他心头的甜情蜜意：他正在把这种情感注入到他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中，他第一次怀着兴奋异常而又疑虑重重的激动心情，想到他会在这里生活下去——想到可能会有一些战争触及不到的荒岛。

树枝摇曳不定，时而拂到玻璃窗上。突然，响起了一阵铁器相碰撞的沉重的啞啞声，那架梯子被震得晃动起来。格朗热顿时从床

^① 柏柏尔部族：北非地区的一个民族，大都居住在山岭地带。